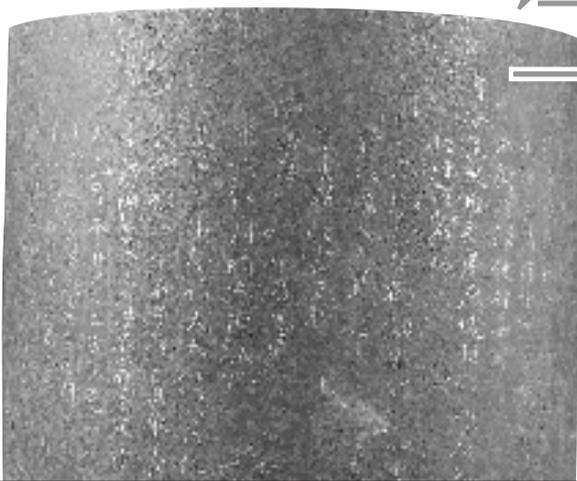


邵氏金书铁券： 嘉靖祖母的一生



邵氏金书铁券/浙江省博物馆供图

浙江博物馆的库房里静静躺着一块金书铁券，来自明代嘉靖元年。
这个瓦片状的物件，隔着499年的时光，安静而沧桑。
虽然多处字迹漫漶，金书仍然熠熠闪光：铁券正面，正文20行，每行5到14字不等；背面还有金书4行。
“柱国昌化伯，食禄三千石，子孙世世承袭。今与尔誓：除阴谋不宥，若犯杂犯死罪，本身免二次，子免一次……”

这块金书铁券来自明世宗，嘉靖皇帝，年少的他当时刚刚登基。
被赐予这份恩典的，是皇帝亲祖母邵氏的四弟，邵喜，昌化人。
同一年，带着对孙子的希冀，邵氏走完了她的一生。
这一生，看似华美锦绣，却实实一把辛酸泪。

壹

邵氏出身寒微。父亲邵林是杭州昌化邵家村人（现在属临安清凉峰镇），据传在杭州当淘沙军，贫甚，得钱以换米粮。

邵氏有弟弟四人。穷人家的女儿，尤其是长姐，往往要做牺牲，或早早嫁人或卖入富家，换回一点银钱，就如西汉时的窦太后。无奈家贫，邵林只能把女儿卖给杭州镇守太监，这个太监又把她送入了宫廷。

凡为帝王后妃，出生时多有异象，邵氏也不例外。在严嵩写的《赠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昌化伯邵公神道碑》中，记有邵氏出生时，母亲杨氏曾梦见凤凰飞翔于庭。之后的故事更笼罩着神秘，说邵氏年十四，聘者六人辄死，最后定了一个指挥使，一切准备妥当之时，谁知烈马发飙，指挥使坠马而亡。

在邵氏入宫时，她只是一个小小宫女，还没有附加那么多神迹传奇。不知少女时的她面对朱红色宫门，是新奇，是希冀，还是踏入牢笼的恐惧？

1460年明英宗时，邵氏被选入内庭。从此望家乡路远山高，宫墙高耸，隔绝了外面的世界。

二

邵氏再次出现在史料记载上，是1476年，成化十二年，此时的皇帝明宪宗是她的丈夫。

这一年邵氏为明宪宗诞育了皇四子朱祐杭。登基十余年，明宪宗之前只有3个儿子，而且两个早夭，此时距皇三子出生已过去整6年，宪宗焉能不喜？

宪宗来了一场大封六宫，邵氏被封为宸妃。

从默默无闻的小宫女到宸妃，邵氏用了16年。宫中16年哪，那是牙咬着唇、泪和着血，熬过来的。这宏伟雄丽的紫禁城，步步惊心。

史书里的邵氏“知书，有容色”。传说中她与宪宗相遇，也与诗书有关——一日晚，邵氏在御花园中踟蹰，不禁有感，轻吟一首《红叶诗》，内有“雨过玉阶秋气冷，风摇金锁夜声多。几年不见君王面，咫尺蓬莱奈若何”的句子，恰被宪宗听到，闻而异之。

因缘巧合，邵氏的命运从此转了一个弯，却也更为谨言慎行。

明宪宗宠爱年长他十多岁的万贵妃，万贵妃宠冠后宫，权倾内外，史书中说她阴险狠毒，为人善妒，宫中女子的日子如履薄冰。

邵氏终是隐忍过来了。此后几年，她又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，抚养教育三个孩子，这空荡

荡的宫殿似乎也没那么寂寞。

只是夜深时难免伤感，千里之外的故乡，爹娘和兄弟，只能梦里相见，醒时眼前空留影子。

三

宪宗皇帝死了，那是1487年，邵氏成了尊贵又空虚的太妃，“寥落古行宫，闲坐说玄宗”。

三个儿子一个一个成年，一个又一个离开母亲，离开京城，前往封地就藩。

长子朱祐杭离开前，曾上书明孝宗，恳请母妃邵氏一同前往藩国就养，孝宗没有同意。邵氏失去了离开宫禁的唯一机会。无从猜测她的心情，作为母亲，她定不愿意和儿子远别，可是“祖宗无此先例”，由不得她，也由不得儿子。

儿子们走了，母亲的心也跟着走了，一颗心分作三份，像风筝的线，始终牵着挂着念着。

锦衣，玉食，华屋，尊荣，为什么依旧孤独？命运显出了无情的一面。1501年次子朱祐棨去世，23岁；1507年三子朱祐耘去世，26岁；1519年长子朱祐枋去世，43岁。一次又一次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，何等之痛？

不知哭了多少回，不知流了多少泪，也不知晨与昏，只知道最后头白了，眼昏了。

心里，儿子还是年少时的模样。伸出手去，想再摸一摸儿子的脸，摸到的是虚空。

四

邵氏摸到了孙子朱厚熹的脸。孙子做了皇帝。

这是在1521年，明孝宗的儿子，荒唐一生的明武宗死了，没有子嗣。明武宗的堂弟，邵氏长子兴献王朱祐枋的次子朱厚熹，成了血缘最近的皇室，突然之间被推上了皇帝宝座，也就是后世著名的嘉靖皇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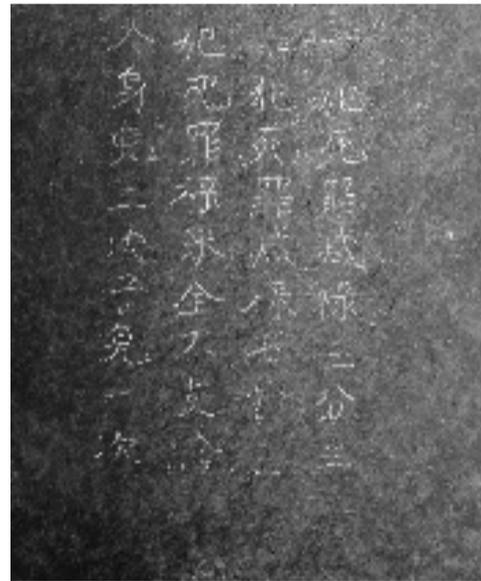
当14岁的朱厚熹从封地湖北安陆拜别母亲蒋氏，抵达京城，进入紫禁城，来到他从未见过的祖母邵氏面前，邵氏老得快要记不清自己到底几岁了。

是啊，仔细算一算，从入宫那年算起已经61年。几岁入的宫啊，记不得了，十三还是十四，都不重要了，孙子当皇帝了。

双目失明的邵氏，抚摸着孙儿的身体，缓缓地，颤抖着，自顶至踵。

五

嘉靖皇帝应该是孝顺的。才登基5天，就命大臣商议父亲兴献王的封号，到底是该叫皇



金书铁券背面的文字

考还是皇叔，之后引发了长达三年多的礼仪之争，历史上称之为“大礼议”。

史书中没有留下邵氏对此事的意见。她可能不便说什么，也可能不想说什么。

她被尊为皇太后，嘉靖元年，又上尊号曰寿安皇太后。

父亲邵林早就没有了，仍然得到了皇帝的恩赐，特进荣禄大夫、柱国、昌化伯。弟弟邵喜，之前已是锦衣指挥使，这次被封为昌化伯，还赐了金书铁券。

家族的荣耀，一时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而已，今日易得，明日也易失。听说父母暂厝在西湖北山的青芝坞，听说杭州那条小巷子被人叫做皇亲巷，还听说在老家昌化，父老们为她能回来省亲制作了“马嘯滚灯”……

家乡是回不去了。那里山清水秀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

衰朽残年的邵氏想给江南女子留一项恩典：“女子入宫，无生人乐，饮食起居，皆不得自如，如幽系然。以后选女人宫，毋下江南，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。”

此一语，实在是一生隐痛。我已在这锦绣牢笼里待了一辈子，就让和我当年一样好颜色的江南女子，从此免了离乡背井、抛却父母的苦吧。或许，这是我能为家乡做的唯一一件事。

嘉靖元年十一月，历经四朝的邵氏去世。嘉靖七年，改称太皇太后。

或许，在弥留之际，邵氏想的是：回望这一生，我愿不曾入宫。

本报记者

毛玮琦

王磊